

武汉,努力摘掉“火炉”的帽子(下) ◆ 霍思伊

改变市内小气候

嵌入城市的绿楔,作为武汉市生态环境的框架被固定,这就像一栋大楼中的中央空调系统刚开始安装,却还没有铺好通风管道。风入武汉,若被密密麻麻的高楼遮挡,最后进入死角,又该如何呢?

2015年,武汉市规划研究院、武汉市气象台再次组成课题组,开展“武汉市城市风环境研究”。

简单地说,就是通过风环境的模拟系统,测算出需新建的这栋建筑物的楼高、朝向应该怎么做,才能实现这一块的最优通风。而在过去,做楼宇规划时,大家更多考虑的是楼间距、光照等问题。

可以说,改变城市的大气候,送风入城,是靠天吃饭加后天努力得来的,二者缺一不可。

那么具体到城市的某个角落、千余平米的小气候,如果通过城市规划,是否能为深受阳光曝晒及热岛效应之困的人们做点什么呢?要想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先了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成因。

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规划处的一名负责人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除了建筑设计不合理,阻隔了风的交换之外,还有几个原因。比如,大量的工业生产、空调等电气的使用,都会散发大量热量,导致城内温度升高。再者,下垫面也是城市温度高的原因,例如重庆,因为是盆地,城外冷空气进不来,城内热空气散不出去,自然温度就高。另外,国内的大多数城市,都铺设沥青路面、花岗岩砖,白天吸热,晚上散热,也会造成温度升高。另外,因为城市温度高,没有风的交流,城市空气中停留了大量的粉尘,使得热量更加难以散发。

武汉市近15年内的热红外波段遥感影像表明,武汉市热岛区域在扩大,以老城区为中心,逐步向外围新城区扩散。主城区范围内70%以上的工业、仓储用地均属于热岛效应明



显地区,50%以上的交通设施、商业、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住区,都属于热岛效应明显地区,而公园绿地的热岛强度指数就很低。由此可见,能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,便是绿化。

同样多的土地,绿地面积增加,工业用地自然就减少,也不需铺设沥青、花岗岩砖。植被还可以吸附粉尘,进行光合作用。一举多得。

根据测算,每公顷绿地,相当于189台空调的作用,平均可以每天吸收2.8吨二氧化碳,2.2吨粉尘,降低环境大气含尘量50%。武汉区域气候中心的统计分析更为直白,武汉的植被覆盖率每提高5%,夏季地表温度可下降约1.3℃。

绿地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方面,多年前便在进行。但上述负责人回忆,过去,武汉市往往是“见缝插绿”,某个地方空余了一小片,园林部门就立刻跟上铺绿地。

这样做耗费财力、物力、人力较少,但时间久了,却也不是最合适的办法。城市用地都有权属,这种“见缝插绿”的方法拿到的地,往往是商业性质的用地,权属不在园林部门自己手里,需时刻忧心地的主人要回去。

另外,绿化也讲究服务半径。一公顷的绿地,只能服务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人群,再远一些,就必须规划第二片绿地。

上述负责人介绍,在他的印象中,自五六年前开始,这种被动绿化就逐渐变成了主动

绿化。“根据我们的规划,再结合城市改造,哪里需要绿地,我们便在哪里建绿地。”权属是园林部门的,绿地也可以有计划有规模地建起来。

绿地有大有小,对于街头的小绿地、小片林、小游园,武汉市也花了大价钱去做。有时,一片小绿地就几百几千平米,虽然小,但对消减这片区域的城市热岛效应仍然有帮助。

据介绍,从1997年至2016年,武汉市的三大绿化指标均有明显的提升。全市建成区绿地率从26%提高到34%,绿化覆盖率从31%提高到39%,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6.64平方米提高到11.2平方米。

与建设争地

除此之外,城市水网也在进行修复构建。武汉素有“百湖之市”的称号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湖泊因围垦等原因,逐渐萎缩。早在21世纪之初,武汉市就探索连通城市水网。六大风道确立之后,武汉市连通城市水网的决心更甚。

通过古河道、涵洞的疏浚,市内水网连通,可恢复原生态的环境,提高水的自我净化能力。水面可吸热,更重要的是,水边的绿网建设也会跟上,同样可以起到调节周边小气候的作用。

近几年,武汉市共划定了166个湖泊,敲

22.前度刘郎今又来

1940年的端午节,一个三年前从朝天门码头狼狈出逃的青年在重庆上空一战成名,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英雄。他已经不叫刘海了,有了一个英武的名字——刘云翔。在蒯佩瑶内心深处,刘海只是失踪。她坚信茫茫人海中,自己的恋人就在天涯的那一头,不知是她的虔诚祈祷还是哪一路神祇的恩赐,上帝把她的初恋恋人锻造成了一个空军英雄。他真的驾着一架绿色的战鹰飞来了,而且还将击落一架日机作为献给她——也是献给重庆的——见面礼。这是她在所有的小说中都没有读到过的浪漫,更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无法解决的人生难题——初恋恋人回来了,你却结婚了。

邓子儒并不知道妻子的难题。他见证了龙舟赛的惨烈和血性,目睹了刘云翔击落日机的辉煌,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刘云翔的狂热崇拜者。当天晚上,他就热忱地邀请刘云翔去他家里做客,还说他要为刘云翔写一部话剧。那时他兴奋得手舞足蹈,完全没有注意到蒯佩瑶苍白如纸的脸,不断颤抖的嘴唇,也忽略了刘云翔一脸的不自然和看着他的妻子时手足无措的样子。三年前他们为强大的家族势力所迫,为爱抗争失败,从此天各一方,生死两茫茫;现在他被人群所簇拥,相逢却不能相认。

端午节后的第二个周末,刘云翔在盛情邀请下来邓家做客了。为了避免难堪,他还约了他的同僚周志雄一共前往邓公馆。刘云翔胸前还戴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“飞鹰勋章”。邓氏夫妇和魏蓝倒履相迎,管家、仆人、妈妈、丫鬟分列两排,场面极为隆重。魏蓝是蒯佩瑶特意邀请来的,因为她也不知道当着丈夫的面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初恋恋人——她需要魏蓝帮她壮胆。刘云翔也发现了蒯佩瑶那双幽怨的眼神,她的眼睑浓抹胭脂,无法遮掩一个人暗自啜泣留下的泪痕;她强扮的笑脸,虽然灿烂,却似秋风里飘落的枫叶——凄美而落寞。但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:他表情僵硬,动作夸张,在和邓子儒握手后,蒯佩瑶那边脉脉含情,正要伸手伸过来的一瞬间——她还以为他会来一个西式的吻手礼呢,但刘云翔“瞄”地一

定了湖泊的外延、大小,制成地图,告知市民。这样,谁都能拿着比对,湖泊究竟有没有再缩小。

另外,武汉市对这166个湖泊进行了“三线一路”的划定,并出台了湖长、河长负责制。在这里,蓝线是水域控制线,绿线是绿化控制线,灰线是建筑控制线。蓝线、绿线内不得任意开发,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水环境相协调,并且限制无序开发。

这些年的湖泊治理也有进展,比如沙湖公园。过去,沙湖公园被建筑垃圾填湖,周边是城中村,用脏乱差三个字概括再合适不过。

因城市水网的建设,武汉市拿出了几十亿元进行沙湖公园的拆迁,又出了十几亿元进行该公园的改造。从生态上来说,这片地区必须是公园,因此,武汉市在规划的时候很坚决,执行的时候也很坚决。现在,公园已与东湖连通,周边是绕湖荷花,湖内则是浩渺烟波。

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的上述负责人的话说,国内首批被评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七个城市,他们的好生态都是拆出来的,这需要政府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。

此前,武汉市曾进行过碳氧平衡的研究,即在一定区域内的人口总量,需要多少氧量,这个区域内的绿地植被又是否能够产生足够量的氧量,供给这方人口。答案自然是不能。武汉市的碳氧平衡是赤字。

如今,城市用地越来越紧张,武汉市一方面需要捍卫绿地,因为一旦建成房子,这片区域六七十年都不会改成绿地;另一方面,还在探索空间绿化,向上延伸。比如楼体上的爬墙虎、楼顶的空中花园、天桥上的绿化等等。同样也下了指标给各辖区政府,纳入年底考核。

虽说园林局、规划院的几名采访对象都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因气候变化、建设风道、主动绿化等原因,武汉市已摘去了“四大火炉之一”的帽子,但是,相比那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,武汉市仍然体量大、人口多,“我们还得迈步、加劲,这个事情,不进则退。”

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

他们的上海前夜

王唯铭



21.朱葆三新进入的领域

1888年,叶澄衷已经做大,去了家乡镇海叶家村翻修老宅、新造华屋,所用的木料都是顺泰木行采购而来的美国洋松,当高大笔直的美国洋松陆续运抵镇海后,围观乡民个个脸上都露出了好不羡慕的神色。

1890年,叶澄衷与朱葆三的人生之轨再次重合,某日,在叶澄衷的强力推荐下,平和洋行的大班接受了朱葆三,让他成为这个洋行的买办。

据说最初平和洋行只是一家资金短缺的皮包公司,如果这个说法成立,那么,可以想见,它的创始人,一定是在19世纪中期蜂拥而入上海的冒险家之一,属于所谓的第二代冒险家了:去上海,赶向上海,上海不仅是个淘金之地,上海还是个冒险家乐园!有多少好事正等着你去那里做啊!你还不动吗?

“十分之一的雷士德”来到上海,除了拎着那只只发亮或很暗淡的皮包兜售生意外,还忙里偷闲地做着这些生意:用煤油、洋灯罩之类东西换取中国的畜产品、农副产品。据说他对黄狼皮也极感兴趣,他一定想着或已经这么做了:将这畜生的皮张在伦敦、巴黎、柏林等地制作女式裘皮大衣,从而满足欧洲上流社会女子的奢华心理。几年后,冒险家脱颖而出,所积攒的能量已经可以用来建造仓库、办公楼,还开设了平和打包厂,尽管历史对平和洋行成立的记载语焉不详。

冒险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平和洋行掌门人,并非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,后者,让他们知道,他是泥滩之地上有着大格局的人物,商业之后的政治,显然,他在第二上海有着更大野心。

某日,平和洋行大班找上叶澄衷,请求叶为他在上海滩寻找这样一个人物,条件相当优惠:这人将是平和洋行的“买办”,享受一个买办的全部物质方面的快乐,平日,他可以不来平和上班,但需要时候,必须兜得转,吃得开。

平和洋行大班为什么不直接点名叶澄衷

呢?也许叶澄衷毫无兴趣干这种事情?也许。当叶澄衷提出朱葆三这个名字时,大班欣然答应,想来眼光也一定发亮,后来我们知道,大班非常满意叶澄衷的推荐,他看中的就是朱葆三在上海滩兜得转的这一特点,尤其是他与清帝国上海地方官员的密切关系。

朱葆三当上平和洋行买办后,此事飞快地传到了定海老家,老家当然是极其轰动,那喧哗之声,仿佛隔空传到上海。究其实质,乃晚清到了末期,买办这个社会角色,在条约口岸的区域里,普通百姓早已没有当年容闳“操业近粗鄙”的那种集体判断了,买办已经象征了上流、高贵和品位,因为享有特殊的领事裁判权,即使本人犯了什么大事,上海道、上海县令照样无可奈何,买办由此做成了人上人,让世俗之人羡慕也来不及。当朱葆三作为平和洋行买办而在定海一地如雷贯耳时,定海地方戏剧《挖花调》中唱词也提到这事,“牛头朱葆三,平和做买办”,只是不知编剧当时的心态是讽刺还是激愤?

事实上,朱葆三做平和买办只是一个挂名。平日里,他还是呆在自己的“慎裕”五金行,不过,既然拿了平和洋行的高额薪水,自然懂得世间从无白拿、白吃的好事,每每,平和大班碰到棘手之事,登门拜访朱葆三,朱葆三则总是竭尽全力为他化解,逢凶化吉的大班深感这份高薪花得还真不冤。

细细分析,你会发现,美孚煤油是叶澄衷人生的转折点,让他有了大开大阖的事业。朱葆三呢,平和洋行聘为买办可以视作他的人生转折点,自此以后,他就再不局限于一个区区的五金圈子,他在上海各领域都举足轻重、纵横捭阖。那么,在第二上海,朱葆三究竟做成了怎样一些大事?

上海保险业,这是朱葆三新进入的领域。1905年,朱葆三先与傅筱庵(此公后来成为汪精卫政府中的大员,被自己的老伙人割了脑袋,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百口莫辩的污名)、严信厚等人创办了华兴水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,总资本50万,公司地址设在当年静安寺路。

也是1905年,他在上海创办了华安水火保险公司,自任总董,总资本为60万。1907年,朱葆三创办了华成保险公司。

重庆之眼

范稷



个立正,抬手敬了一个军礼。

“邓太太,你好!”邓子儒和周志雄都哈哈大笑,邓子儒说:“她又不是你的长官,刘大英雄礼重了,礼重了。”蒯佩瑶也一时难掩尴尬,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大英雄,以后叫我佩瑶好了。”刘云翔仍用标准的军人口吻说:“请不要称我大英雄,我叫刘云翔,刘备的刘、云天的云,翱翔的翔。这是我现在的名字,也是我战死后的名字。”这当然是特意说给蒯佩瑶听的。你过去的刘海哥已经死了,现在的刘云翔也会随时会战死。大家愣了一下,邓子儒赶紧圆场,“哎,初次来家作客,不能这样说哟。你是我们的战神,永远都会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。来来来,里面请,里面请。”

整个席间几乎都是邓子儒一个人眉飞色舞、滔滔不绝地讲,众人静静地听。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在这安静之下,有两双眼睛在默默地凝视,有两颗心在痛苦地倾诉——你现在生活得很好嘛。我是身不由己,行尸走肉。原谅我没有给你写信,我对你的父亲有承诺。我的海哥哥,你至少也应该报一声平安啊。就当我死了,你会过得更好。我的爱不死,你就没有死。三年前船翻没有死,现在上天作战,随时都会死。你记住,我绝不要你死在我前面,这样我的爱就会陪我一辈子。

他们用目光躲躲闪闪地交流,但都能读懂对方心里的话语。刘云翔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会告诉她,他乘坐民生公司的那艘船在巫峡确实遭遇了船难。他仗着年轻,从小在海边长大水性好,黑夜中抱着一块船板,顺着长江一直飘了几十里地,才被人搭救起来。在江流中挣扎漂流的那段时光里,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她。他想我不能死,我还没有为国家做一点事情,我要成为一个英雄,重新回到蒯佩瑶身边。今天,他做到了。可是啊……

席间,刘云翔忽然感到自己的脚被一只尖尖的皮鞋碰了一下,又碰了一下,他的心都快蹦出来了,比在天上和日机相互追逐都还要紧张。对面的蒯佩瑶却若无其事地埋头切一块牛排,只是用叉子点了他一下,而邓子儒此刻还在兴致勃勃地讲述要写给他的话剧呢。这让刘云翔感到人生真是既残酷又荒谬。那时,他想:我还是赶快战死吧……